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

魏金匱
張氏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十三

海門吳隱亭考集編纂

五臟風寒精聚病脈證治第十三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喻嘉言曰風既中肺則火熱隨之耗其津液搏其呼吸口燥而喘勢有必至然未入之先已傷其營衛所主之肌肉水穀所容之胃府遠風入肺而亂其機運用之機盡失故身運而重胃虛而腫脹等證相因互見也

徐忠可曰大腸主津液肺與大腸為表裏肺受邪則大腸之氣不化故口燥肺為氣主邪搏其呼吸故喘此實喘也肺主周身之氣受邪則不能暢健如常度故運而重運者如在車船之上不能自主也重者肌中氣滯不活動故重也邪氣實則清氣滯故清陽不升而冒內外皆藉風為流動肺本受邪而內外皆壅則外腫內脹矣

魏念庭曰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肺主氣氣鬱而熱則津消口燥氣鬱而逆則息奔而喘也身運而重氣不流暢斯身運而重也冒而腫脹氣不下行則冒氣不周通則腫脹也風為陽邪氣亦屬陽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陰虧矣此口燥之本也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陽浮矣此喘冒之本也且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平日之裏

陽虛衛氣弱可知矣。此身腫脹之本也。

尤在涇曰：肺中風者，津結而氣壅。津結則不上潮而口燥，氣壅則不下行而喘也。身運而重者，肺居上焦，治節一身，肺受風邪，大氣則傷，故身欲動而彌覺其重也。冒者，清肅失降，濁氣反上為蒙冒也。腫脹者，輸化無權，水聚而氣停也。

肺中寒吐濁涕。

趙以德曰：肺者陰也，居陽部，故曰陰中之陽。謂之嬌藏，惡熱復惡寒，過熱則傷所稟之陰，過寒則傷所部之陽，為相傳之官。布氣流行諸內外，陽傷則氣耗，陰傷則液衰。今寒中之則，氣液蓄於胸而成濁飲，唾出於口，蓄於經脈乃成濁涕，流出於鼻，以鼻是肺藏呼吸之門也。

李文曰：五液入肺為涕，肺合皮毛，開竅於鼻。寒邪從皮毛而入於肺，則肺竅不利而鼻塞，涕吐濁涎，壅遏不通，吐出於口也。

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喻嘉言曰：脈見浮之而虛，其藏真有散可知。加以有浮無沉按之弱如葱葉，則在上之陽不下入於陰矣。其下無根則孤陰且以漸而亡矣。內經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者，正指此等無根之脈而言也。

黃坤載曰：肺死藏者，肺之真藏脈也。肺脈浮而濇，蓋金降於水，則脈沉濇者將沉。

而未沉氣之方收而未藏者也。若浮取之虛脈重按之弱如葱葉之中空下無根者。是肺金之衰敗而不降也。此謂真藏脈。真藏見則死。素問平人氣象論。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玉機真藏論。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即此義也。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

瞤。瞤。瞤。切。偃。於上聲。

趙以德曰。五氣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藏為肝。與筋合。肝之筋與經脈皆出足大指之端。過股內。上循兩脇。出胸中。至於巔。今中於風。則動搖。上者為頭目。瞤風甚則亢亢則害。承乃制。兼金之體。於是血液皆衰。經絡盡從收斂而急束。故兩脇痛不能俯仰。偃而行。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令嗜甘也。若內經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蒼。嗑乾。善怒。時憎女子。此又并其藏之體用而言也。

魏念庭曰。風陽邪上炎。合肝木內風動。則頭目瞤。瞤者合眩暈而言也。兩脇痛。肝氣侈張也。行常偃。筋骨屬肝。風邪入肝。而筋骨拘急。不能伸撝也。令人嗜甘。肝木侮土。土不勝而求助於味。故嗜甘也。風為木邪。肝亦木屬。以木邪合木氣而動搖。必在於上。頭目瞤之本也。屈曲必苦於下。脇痛之本也。且外耗其經。內傷其胃。土之真氣。此行常偃而人嗜甘之本也。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

徐忠可曰。兩臂如枝木之體也。中寒則木氣困。故不舉。寒為陰邪。則陰受之。陰受邪而熱。肝氣隨經上注。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舌本為氣脈所過。故舌本燥。且脾之脈係舌本。肝氣盛則脾之脈亦熱也。膽主善太息。肝膽為表裏。肝病則膽鬱。鬱則太息也。因而心脇痛不得轉側。以膽之別脈貫心循脇也。肝之脈上行者。挾胃貫膈。病則嘔逆。故食則吐。吐逆則熱客之。乃少陽之氣鬱而汗出也。

魏念庭曰。肝中寒者。兩臂不舉。筋骨得寒邪。必拘縮不伸也。舌本燥。寒鬱而內熱生也。喜太息。胸中痛者。肝為寒鬱。則條達之令失。而胸膈格阻。氣不流暢也。不得轉側者。兩脇病滿急。輾轉不安也。食則吐而汗出。肝木侮土。厥陰之寒侵胃。胃不受食。食已即吐。如傷寒論中厥陰病所云也。汗出者。胃之津液為肝邪所乘。侵逼外越也。此肝臟外感之證也。

黃坤載曰。足之三陰。自足走胸。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肝中寒者。足之厥陰下陷。手之厥陰上逆。手厥陰之脈入肘下臂。兩臂無氣。故痿而不舉。靈樞經曰。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木陷風生。故舌本燥。又曰。膽足少陽之經。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肝膽同氣。陽盛則怒。陰盛則悲也。肝脈上貫膈。風木鬱衝。故胸中痛。厥陰行身之側。經氣鬱塞。轉則痛生。故不得轉側。脾土被刑。飲食不化。故食則吐逆。食下之時。土困肝鬱。風木疏泄。是以汗出也。

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喻嘉言曰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則浮沉之間陰陽已見決離或曲如蛇行仍是上下不動惟在中者儘力奔迫皆藏氣垂絕之象也

周禹載曰肝屬木應濡是弱猶為本脈然但浮之弱既非長竿末梢之循矣及按之如索則弦緊俱見不來則脈有來去乃陰陽往復之理今但去是直上下而無胃氣也否則真氣將散出入勉強有委而不前屈且難伸之狀故曲如蛇行也尤在涇曰浮之弱不營於上也按之如索不來有伏而不起動而不柔之象曲如蛇行謂雖左右奔引而不能夭矯上行亦伏而動之意按內經云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與此稍異而其勁直則一也

黃坤載曰肝死藏者肝之真藏脈也肝脈弦而滑蓋甲木降於水而乙木升於火升於火則脈浮滑者將浮而未浮氣之方生而未長者也若浮取之而弱重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是肝木之類敗而不升也平人氣象論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玉機真藏論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彼乃肝脈之太過此乃肝脈之不及者也

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覆花湯主之

不合
是衍文

吳謙曰旋覆花湯主之六字與肝着之病

徐忠可曰。肝着者。如物之粘着而不流動。比風寒驟感而隨時現證者不同矣。病氣不移。故常欲蹈胸。先未苦時。但喜飲熱者。不動之邪。伏於其中。遇熱略散。氣冷益凝。故喜熱飲。既之。然至大苦。則病氣發而熱。又非熱飲所能勝。故曰先未苦時。旋覆花湯主之。旋覆花鹹溫。能軟堅下水而通血脈。雖不可通用。然病在兩脇心下堅凝不移。雖虛非此不為功矣。

周禹載曰。肝主疎泄。言其用也。倘鬱抑不舒。勢必下乘中土。土必弱而時滿。氣必結而不開。故喜人之按之揉之也。肝氣之弱。言著之心胸之間也。先欲飲熱者。木汲在水。喜其生已。熱則能行。樂其散結。以此消息病情。斯得矣。故以旋覆為君。主結氣。脇下滿。消胸上痰。而以葱通陽氣也。使徒治肝氣而不及血。似與所著不宣。故取新絳之有色無質者。能入藏血之地而不看耳。

魏念庭曰。肝著者。風寒溼合邪如痺病之義也。痺在分肉。則為之痺。痺在血分。則為之血痺。痺在胸則為之胸痺。以氣邪而凝固其血。內著於肝。則為之肝著也。著者中於物而不散。附於物而不去之義也。其人常欲蹈者。肝藏有邪。住著而胸脇鬱悶格塞。喜踴躍以振動之也。又其人先未成肝著時。但欲飲熱。肝為厥陰之藏。寒溼挾風而入。又皆陰邪。以陰邪結陰分。胃中逼近而覺其寒冷。思得熱飲以溫之也。仲景於此出一方云。旋覆花湯主之。以輕清旋運之品。為驅邪散著之治。佐

之德以通陽絳以和血而肝着可愈也

尤在涇曰肝藏氣血鬱滯着而不行故名肝着然肝雖着而氣反注於肺所謂橫之病也故其人常欲蹈其胸上胸者肺之位蹈之欲使氣內鼓而出肝邪以肺猶橐籥抑之則氣反出也先未苦時但欲飲熱者欲着之氣得熱則行道既着則亦無益矣旋覆花鹹溫下氣散結新絳和其血葱葉通其陽結散陽通血氣以和而肝着愈肝愈而肺亦和矣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

味鹹溫

葱

十四 新絳 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頓服

唐容川曰肝主血肝着即是血粘着而不散也血生於心而歸於肝由胸前之膜膈以下入胞室今着於胸前膜膈中故欲人蹈其胸以通之也故用葱白以通胸中之氣如胸痺而用薤白之例用旋覆以降胸中之氣如胸滿噎氣而用旋覆之例也惟新絳乃茜草所染用以破血正是治肝經血着之要藥故用之有效舊注隨文敷衍並不知肝着是何物故以此方亦不能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吳謙曰翕翕發熱中風之本證也必不

周禹載曰。心為君主。胞絡衛焉。邪豈得以干之乎。然則心中風者。殆胞絡受邪也。風為陽邪。善行數變。而所傷在君火之地。兩熱相合。勢必外蒸。傷寒言翕翕為溫。熱而不至於大熱也。夫君火之官受困。則四肢自不能起。而蘊熱於內。懸懸如饑。狀乃痰飲蓄聚上脘。初非胃虛也。食又何能下乎。是不至嘔吐不止也。

魏念庭曰。心為君火。風為陽邪。風火相煽。發熱之本也。壯火食氣。氣耗神疲。而力亦倦。不能起之本也。心火與胃火交熾於上焦。心中饑食入即吐之本也。

尤在涇曰。翕翕發熱者。心為陽藏。風入而益其熱也。不能起者。君主病而百骸皆廢也。心中飢食則嘔者。火亂於中。而熱格於上也。

黃坤載曰。心中風者。火鬱上炎。故翕翕發熱。則傷氣。故虛乏身不能起。心液消耗。空洞虛餒。故心中常飢。心火既升。胃氣必逆。胃氣上逆。故食即嘔吐。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蟲注。其脈浮者。自

吐乃愈。

喉音淡。蒜音算。

徐忠可曰。寒則為陰邪外束。火熱內聚。故如噉蒜狀。言其似辣而非痛也。劇則邪盛。故外攻背痛。內攻心痛。邪據氣道。正氣反作使。故痛如相應。然譬如蟲注狀。其綿綿不息也。若脈浮是邪未結。故可吐而愈。

周禹載曰。心主散寒入火鬱。則津液聚為濁飲。故其苦病如噉蒜者。正形容心中

慎謹不得舒坦。若為平濁所傷。以至甚者。正以陰凝之邪蓄於陽部。阻其升降。前後不通。亦猶癰痺之痛徹背徹心。比如蟲之蠱注。其狀更有甚於噉蒜者矣。其脈浮者。邪在上也。因高越之。使所結之飲上湧。則所受之邪亦外出矣。蓋吐中自有發散之義也。

黃坤載曰。金之味辛。心中寒者。火衰不能制金。金反侮火。故心中時作辛味。劇者寒水尅火。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蟲注之痛楚也。其脈浮者。寒痰胸膈。必自吐乃愈也。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為心藏傷所致也。

趙以德曰。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則下安。否則十二官危矣。形乃大傷。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況所安之宅乎。仲景謂心傷者。心之神因七情所傷也。蓋神乃氣之主帥。氣乃神之從卒。情亂則神遷。遷則藏真之氣應之而亂。久則衰。衰則心傷矣。心既傷而復加之勞役。藏之真陰不能持守其火。而火亂動。動則上炎其頭目。即發赤。藏真從火炎。不從下行。而陰獨在下。故重心虛則腎水乘之內。作心痛而煩。外作經絡之陰不得入與藏通。故發熱。心脈絡於小腸。火氣不行。伏鼓而動作。故當臍跳。仲景以弦脈為陰為虛。今見於心之陰藏。皆因心傷。所以得

是脈也

尤在涇曰。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蓋血虛者。其陽易浮。上盛者。下必無氣也。心中痛而自煩發熱者。心虛失養。而熱動於中也。當臍跳者。心虛於上。而腎動於下也。心之平脈累累如貫珠如循琅玕。又胃多微曲曰心平。今脈弦是變溫潤圓利之常。而為長直勁強之形矣。故曰此為心藏傷所致也。

心死臟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急者死。

徐忠可曰。心脈本如琅玕。實如麻豆則硬矣。見之浮脈則熾高矣。按之益躁疾勢如方盛之火。陰氣已絕故死。

李文曰。難經云。心脈浮大而散。若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疾。則真藏脈見。胃氣全無故死。內經曰。真心脈至緊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即如麻豆意。可與此同參。

黃坤載曰。心死藏者。心之真藏脈也。君火下降。則心位清虛而不實。雖經所謂浮大而散者。心也。若浮取之實如麻豆。重按之益覺躁疾者。是心火之升炎而不降也。平人氣象論死。心脈來前曲後偃。如操帶鉤曰心死。玉機真藏論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即此義也。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

遠行而精神離。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為癲。陽氣衰者為狂。

趙以德曰。神之所任物而不亂者。由氣血維持而養之以靜也。若氣血衰少。則神失所養而不甯。並神出入者。謂之魂。守神之舍者。謂之魄。神不甯則悲。悲則魂魄不安矣。心與目內外相關。目開則神存於中而應事。目合則神散於外而妄行。故畏合目。經云。陽盛則夢飛。陰盛則夢墜。今以虛不以盛。故夢遠而不飛墜耳。所言癲狂。非陰陽上下相并之病。乃獨持心藏分氣血陰陽相傾也。蓋陰在內為陽之守。陽在外為陰之衛。若陰氣衰。陽氣并於內。神亦入於陰。故癲病者。神與聲皆閉藏而不發。若陽氣衰。陰氣并於外。神亦出於陽。故狂病者。神與聲皆散亂而妄動也。

徐忠可曰。前心傷一段。言心因客邪而致傷。傷則證脈不同於初中也。此又就人之血氣虛。因心氣不足而感邪者。別言之。謂邪入於身。當形體為病。何遂魂魄不安。乃有邪一入。即便魂魄不安。此因血氣少。其少之故。又屬於心之虛。欲人遇此證者。當以安神補心為主也。合目夢遠。魂魄妄行。乃狀其不安之象。精神離散。則又註妄行之本也。心為君主之官。一失其統禦。而陰虛者。邪先乘陰。則癲。陽虛者。邪先乘陽。則狂。顛狂雖不同。心失主宰則一也。然此皆為餘臟無病者言。見感邪之人。有互異不同如此。而非中風寒家正病。故別言之。

魏念庭曰。此就心病之癲狂二者言之也。五臟皆易受外邪。獨心臟為君主之官。外邪難於得入。惟在神志之間感動而生病者居多。所以心之見病。祇為癲狂。內經曰。帝曰。有病如心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因暴折而難決。故喜怒也。病名曰陽厥。又帝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太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是癲狂二證。一出於抑鬱。一出於驚恐。皆心臟神明之官受病之因也。內經云。子在母腹多驚。此為生而帶癲病者言也。其長大而後之癲。自是卒遇驚恐之事而成。並無關於胎疾也。明矣。二病之初起也。必無故而邪哭。魂魄之間。若有物使之不安者。不知非怪異也。乃已身之血氣少也。此血氣少。非少於他藏。乃少於心臟。故言屬之心也。心臟血氣既少。則心虛矣。心虛神怯。其人必多恐懼。合目欲眠者。揜避隱縮之象也。眠時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心藏神。心中血氣虛。神不安其舍。而精神恍惚閃爍如將離散也。魂魄妄行。肺藏魄。陰之精也。肝藏魂。陽之精也。合而言之。則神也。三者各異其名而無二物也。神不安而魂魄俱與神飄忽來去妄行而不已也。此所以發為癲狂二疾。皆心病所由見端也。然癲狂又必有各得之故。陰氣衰者。正陰衰而邪陰盛也。癲乃不識不知之狀。陰邪凝閉而靈明之竅塞矣。故為癲。陽氣衰者。亦正陽衰而邪陽亢也。狂

乃如神如鬼之狀陽邪暴發而禮讓之意絕矣故為狂仲景叙心臟風寒而並及此二證見雖非六氣之偶犯却因七情之忽投與風寒同一感受之邪使人於論列之餘而得其大旨也

黃坤載曰。靈樞本神。心藏脈脈舍神。腎藏精精舍志。肝藏血。血舍魂。肺藏氣。氣舍魄。邪入使魂魄不安者。肝肺之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以血者自陰而之陽。水升而化火。則生血。氣者自陽而之陰。火降而化水。則生氣。氣血皆緣於火。故血氣少者。由於心火之虛也。心氣虛則腎水勝。火腎之志為恐。緣火盛則神氣升達而為喜。水盛則神氣淪陷而為恐。故水勝火者。其人則恐。水寒火敗。則火飛而水沉。金逆而水陷。火升水沉。則神飛而精走。金逆木陷。則魂蕩而魄馳。故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以水火之不濟。金木之不交也。精魂陰也。陰氣衰者。則志逆而為癲。神魂陽也。陽氣衰者。則神亂而為狂。難經重陰則癲。重陽則狂。言與此殊。而實則同也。蓋濁降則為陰。陰愈盛則愈寒。清升則為陽。陽愈盛則愈躁。故陽降而為濁陰。陰升而為清陽。陽清則化神。陰濁則化精。而神根於精。故之陽也。水陰而抱陽。故精溫而不瀉。精根於神。離之陰也。火陽而含陰。故神清而不狂。狂者。石火不降。雖上熱如爐。實陽虛而非陽盛也。癲者。癸水不升。雖下寒如冰。實陰虛而非陰盛也。

唐容川曰。此論心神。兼言魂魄。至精至微。蓋魂陽也。藏於肝。而以血為歸。魄陰也。藏於肺。而以氣為主。是以魂不安者。血少之故。魄不安者。氣少之故。血雖屬肝。氣雖屬肺。而血氣之化源。則皆在心。心為火臟。心火下交於腎水。水中之陽。乃得化為氣。津液上輸於心經。心火化赤。乃得變為血。所以血氣少者。皆屬於心也。心主神。神強則足以禦魂魄。心氣虛則血與氣之化源乏竭。而神不強。其人遂多畏憊。神不能帥魂。則合目欲眠。魂偃於肝。而不遊於目也。神不能御魄。則夢遠行。魄出乎舍。而不藏於肺也。總而言之。心神不與腎精交合。精離神散。不能御魂魄。以致魂魄妄行。不安其宅。夫魂附於陰血之中。陰氣衰者。則陽魂浮而為癲。魄寓於陽氣之內。陽氣衰者。則陰魄擾而為狂。然則癲狂邪哭。皆係於魂魄。而魂魄係於血氣。血氣又總屬於心神。心神之作用。不綦重哉。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

趙以德曰。風陽邪也。內應肝。在心藏者。尚有翕翕發熱。況屬脾土是賊邪乎。故外掣其皮目瞤瞤。內亂其意如醉人。而腹中煩也。脾受賊邪。氣力散解。故重而短氣。且內經脾風者。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當不止腹中煩重而已。

徐忠可曰。火之用一焰即遍。故心火為風所扇。即翕翕發熱。脾主周身之肌間。故風入亦即翕翕。然熱遍周身。但肌膚之熱發自本。則上輸之精微。故顯然如醉。

腹中脾所主也。邪勝正，正不用，故煩重。皮目瞤瞤，風在中也。短氣者，肺賴脾精以爲氣，脾病則肺虛而氣短矣。

魏念庭曰：脾爲太陰，風爲陽邪，陽邪耗陰，此發熱而形如醉人之本也。陰耗則煩土滯則重。此腹中煩重之本也。風愈以乘所不勝，土愈以畏其所侮。此皮目瞤瞤短氣之本也。

黃坤載曰：脾爲溼土，脾中風者，溼鬱爲熱，故形如醉人。脾位在腹，故腹中煩重熱盛則煩，溼盛則重也。土溼則木鬱而生風，故皮目瞤動。脾土鬱滯，肺金莫降，是以短氣。

考槃按

宋本林億等校五藏各有中風中寒。今脾止載中風。中風中寒俱不載。古文簡札極多。去古既遠。無文可以補也。

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

趙以德曰：內經死脾脈至，脈來堅銳如雀之啄，如鳥之距，狀其獨陰獨陽而不柔和也。如屋之漏，狀其動止之不常也。如水之流，狀其去之無節也。如弱而乍數乍疎，狀其進退無度也。今浮之大堅，非類鳥啄乎？按之如覆杯，非類鳥距乎？潔潔如搖者，非類屋漏與乍數乍疎乎？

徐忠可曰：脾屬中州，其象緩浮之大堅，是上燥而翹，反其安敦之性，所謂如鳥之喙也。按如覆杯，則如類土矣。至狀如搖，是不能成至而欲傾圯之象，故其動非活。

動轉非圓轉。非藏氣垂絕而何。故曰死。

李文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浮之大堅。則胃氣絕。真藏脈見矣。覆杯則內空。潔潔者。空而無有之象也。狀如搖者。脈躁疾不甯。氣將散也。故死。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張隱庵曰。跌陽者。胃之衝陽。動於足。跌故名。跌陽。跌陽脈浮。浮則太陽之氣而入於土中。故為胃氣強。跌陽脈濇。濇則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小便數。數短數也。浮濇相搏。則熱內盛。而陰液消亡。是以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麻仁能啟陰液上滋陽熱。復能潤腸熱以下行。芍藥枳實抑其胃強。大黃杏仁行其便難。厚朴助脾氣而轉輸其津液。則脾胃和而強約平矣。

徐忠可曰。跌陽脾胃脈也。脾中素有燥熱。外邪入之益甚。甚則增氣。故脈浮。浮者陽氣強也。濇則陰氣無餘。故小便數。大便堅。而以麻仁潤之。芍藥養陰。大黃下熱。枳實逐有形。厚朴散結。氣杏仁利大腸。加之以蜜。則氣涼血亦涼。而燥熱如失矣。然用丸不作湯。取緩以開結。不欲驟傷其元氣也。

周禹載曰。跌陽脈上也。浮為陽。濇為陰。故浮之見陽。沉之見陰也。夫陽有餘則胃氣強。陰不足則太陰不固。故小便數。然則脾正為胃行津液者也。藏濇而不能約。